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九回 保和殿丞相辭賓

詩曰：雖然濟世與施仁，到底勞勞役此身。忙裡偷閒聊告假，一旬休暇暫辭賓。
話說鄺丞相轉府回房，天已點燈時候。那夫人蘭湯初浴，正在明窗下梳挽雲鬟之際。一見歸來喜色揚，正頓著，碧羅衫子接明堂。迎進室，坐紗窗，粉面含歡問細詳。

呀，今日回來好晚，可又向別處去了？

明堂見問不抬頭，一口長吁滿面愁。梁氏夫人心駭異，她先就，屏開伺候眾丫頭。查細底，問情由，靠著肩兒說甚愁。鄺相心中無好氣，立起來，靴尖一頓怒加憂。

啊唷，罷了！問我怎麼？都是你家的母親不好。

明堂說著扯紅妝，轉入紗廚進後房。四顧無人多僻靜，悶悶地，一聲浩歎訴衷腸。

咳！我鄺明堂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避過了多少猜疑，此刻倒事情弄壞。

方才我自閣中歸，武憲王，他在廳前等我回。說是芝田身患病，要求夫子去觀觀。只因飲恨完婚配，著了急，愁苦交加命竟危。鄺相方才言到此，梁素華，一聲驚問皺蛾眉：

呀！小姐說事情弄壞，可就是忠孝王有甚差池麼？

年少三公笑兩聲，不須你，這般著急與擔驚。事情有變非因此，也等我，一一從頭向爾雲。

啊，對你說，那時武憲王說得這等利害，辭不得要瞧瞧去。

一到他家下了軒，老王親，相拉竟入內宮門。芝田曾說三年守，今日裡，果在宮中靈鳳居。虛設正房非假語，看了看，空懸花誥也都然。於是走入東邊室，忠孝君，床上呼師叩首連。

咳！看他那病容憔悴，也教我吃了一驚。

龐兒消瘦大非初，頰上紅痕半點無。及至診他雙手脈，也不過，憂思凝結可調和。芝田自己多悲感，故意把，酸楚言詞打動吾。我正欲思辭告退，哪知道，他們計策早安排。

啊呀，真真可惱！哪曉得你的母親竟然躲在裡間房內，看見我意思要走，跑出來認將起來。

不問因由一把扯，她竟是，靠於王府護伊家。表揚他，片心守義如何好；埋怨我，連次無情怎樣差。且說且悲還且跪，竟要人，登時承認是閨娃。

啊唷，真真可恨！竟被你母親歪纏。

素華一聽大驚奇，忙問千金認也未？忠孝王君他說甚？小姐把，傷心言語再提提。

咳，不好呀！我母親這般光景，怎樣遮瞞呢？

明堂見問笑還傷，只得又，細細言知就裡詳。梁氏夫人聽訴罷，忍不住，珍珠亂灑碧羅裳。容慘淡，意悲傷，痛惜東平忠孝王。

咳！說得這麼可憐，虧小姐怎生忍耐。

妾身如若是千金，那時候，斷斷難瞞淚要傾。小姐怎生能忍耐？竟還會，轟轟烈烈發雷霆。

咳！母親也望得急了，所以不顧驚惶，出來相認。

兼恐夫人有短長，奴的母，也非單為小親王。今朝此事如何好，老人家，這一歪纏倒費商。

啊，小姐，據我看來，竟只得顯露原身了。

夫人不病也還堪，我們就，蟒玉威風做做官。堂上而今重抱恙，到底是，娘兒天性要周全。若然天性丟開手，眼見得，太太垂危保命難。如有三長並兩短，小姐你，寸心何忍竟何安？

咳！況且那忠孝王也算有情的了，似這等苦守甘心。

小姐今朝親眼觀，說道是，真容高掛誥虛懸。既然他未忘原配，你何不，認了親時大眾安。非是妾身幫襯彼，實在恐，夫人堂上有傷殘。

咳！勸是這般勸，依與不依，也任憑小姐。

若疑妄思夢中盟，這個是，斷然奴無此樣心。現在仰叨洪福大，受過了，王封一品正夫人。榮華富貴何足論，豈不願，小姐為官我亦尊。若論嫁將王府去，奴還是，劉家郡主下肩人。焉願意，豈甘心，怎比鬼然在即今。況得朝昏陪小姐，我常常，閒中越想越歡欣。此時相勸言明者，不過恐，有害千金養育親。家內夫人如沒意，妾身也，今朝勿勸顯原身。素華言訖長吁氣，想起了，自己萱堂歎兩聲。

咳，可傷可歎！自從代嫁奸雄，母女分離了幾載。

憶昔當年一墜樓，已拼性命付清流。卻逢相府官船過，梁太太，恩繼螟蛉到了舟。娘只道，不孝其時亡水內；母何知，女兒在此樂春秋？如今咫尺王都內，竟未能，骨肉相親聚聚頭。

咳！不知我母親近日的景況如何，王府中看承好否？

夫人說著淚垂腮，掩面無聲泣起來。鄺相低頭心懊悶，停了停，一聲失笑勸裙釵。

呀，愁些什麼？王府中自然禮待，所以你母親會周全芝田。

這倒無消你掛心，我看她，方才好不有精神。講道理，說精神，言談滔滔未住聲。面色潤而神覺少，料然是，相依王府享安寧。至於勸我明言罷，這件事，還要消停慢慢行。鄺相說完微冷笑，她先就，回身走出後房門。心內悶，意中嗔，一頓烏靴倒在衾。梁氏夫人難再語，也只得，窗前來坐皺眉痕。

話說鄺相緩身出來，就在外間的碧紗廚內羅帳中和衣一倒，無限的懊恨愁煩，不住地長吁短歎，心中攪亂。

這回難倒鄺明堂，惱得她，默默無言倒在床。紫袖半遮紅頰上，烏紗斜扣翠眉旁。想良謀，一番按定聰明性。思妙計，百折搜尋錦繡腸。合著鳳眼不著枕，心中輾轉意思量。

啊，且住！若果母親病重，有醫不看，有藥不嘗，卻也說不得了，只好商量承認。

我雖無意在姻緣，倒底這，母女恩情絕斷難。瞞味一椿行不去，只好是，木歸根本水歸源。既而細細詳其理，竟莫非，還是無情捏造言？

啊呀，不錯呀！蘇娘子還恐我不念芝田，所以捏造此言唬我的。

耳聞母病見夫危，料著我，必定言明是麗君。故此加些兇險語，說了個，還兼氣壞太夫人。甘待死，不求生，醫不觀來藥不吞。如若母親真至此，自然那，家中大小亂紛紛。爹爹為甚多閒暇？倒反在，內閣連朝辦事情。這件事情參得透，可知道，蘇家娘子話非真。

啊唷，是呀！不要落人的圈套，蘇乳母必虛言。

這件憂愁可放開，我且自，實心決意做三台。芝田雖則身狼狽，他的那，脈氣還和愈得來。況復死生多有命，登時無救赴泉台。

啊唷，真真不錯！這兩件事都可無憂了。

但是如今怎處調，老國丈，必然下次又來邀。看他迎送多尊讓，今日裡，挽轎而行又兩遭。如若王親重這樣，怎麼好，絕情不肯去觀瞧？

呀，也罷！他若再來相請，我也說有病便了，免得這許多纏繞。

明晨不用入朝中，就轉托，岳父梁公奏聖顏。告假一章皇上去，君王也，必然准給十餘天。那時安穩家庭坐，稱有疾，受著傷風都可言。挨過芝田欽限滿，他們已，娶將假冒那紅顏。何不美，豈非歡，只此良謀是萬全。

啊呀，妙呀！還有什麼？千方百計，只得這一個法的了。

明堂想罷略寬腸，卻又恐，委實前番氣壞娘。短歎長吁眠繡帳，千思萬想臥牙床。心懊悶，意淒涼，晚膳排來也不嘗。園內省昏無力去，叫夫人，代稱安置到高堂。於時已交更深後，鄺丞相，方始寬袍睡下床。這夜悲煩多不悅，只覺得，神思潦倒夢難長。話說鄺丞相著了氣惱，這一夜竟不安眠。次早初五日起來，原覺得有些不快，就寫了一個懇恩給假的折子，差的當人持往內閣，轉托梁丞相上達朝廷。那元天子一聞鄺明堂有病告假，准告病十日，著梁孟二相兼理保和殿政事。

本章批下快如風，大悅明堂鄺宰公。賓客登門都不見，他竟是，十天告假在家中。慢言年少風流相，要說那，尹氏王妃進正宮。

話說太王妃立意進宮，一進五鼓自己就起來梳洗。那班俚俚的婦女，出來進去，一個個亂亂烘烘。武憲王卻醒在床中，聽她也不言語。

太妃淨面就梳妝，先帶珠冠後換裳。坐在房間食早膳，點得那，金蓮寶炬亮堂堂。飯完立刻更衣服，上穿著，鳳眼龍帔泛彩光。但見紛紛趨僕婦，一齊來，問候姑娘站兩旁。太妃打扮都齊備，正前行，欲上朱輪往外行。國丈時間忙進步，長吁一聲道休忙。

呀，忙什麼？天尚早些，你要去呆等開宮門麼？

今日君主殿不排，宮門啟鎖必遲挨。你如此刻匆匆去，除非在，五鳳樓前等候開。尹氏王妃才應諾，已見那，後邊差出呂忠來。

啟太娘娘得知：小千歲說，若要進宮時，再到後邊去說句話兒。

太妃應道我知聞，你去先回小主人。老僕呂忠方始退，又來了，劉家郡主一佳人。燈影動，■聲鳴，長幼丫鬟跟二名。只為怕穿長夾道，卻入那，後軒轉出錦宮門。言款款，福深深，粉面含歡叫一聲。

呀，婆婆好早，已冠帶整齊了。

此刻方才曙色紅，怎麼竟，婆婆冠帶已從容。望祈寬恕來遲了，媳婦兒，失侍梳妝禮不恭。尹氏太妃含笑挽，應聲原可勿來宮。於時同向軒門走，要到深沉靈鳳宮。郡主其時多勉強，她不過，惱於心上笑於容。江媽索性藏房內，任這般，外面喧嘩亂哄哄。卻有丫鬟小瑞柳，她倒是，蹦蹦跳跳長威風。擎蠟炬，揭簾籠，暗叫神明保佑同。正室王妃如娶到，我們好，稱強賭勝大交鋒。有朝治服江三嫂，也算俺，瑞柳丫鬟時運通。慢表侍兒歡躍事，且說太妃尹夫人。揭簾，出房門，蘇家娘子啟口雲：未知昨日鄺丞相，如何診脈與開方？尹王妃，回聲同去前邊看，立起身，一同來到書房中。

話說太王妃一臨臥室，早見忠孝王坐在床中，就上前問道：我兒，你昨日服了藥，覺得怎樣？

老師方子可還調？已退燒來未退燒？我已從容冠戴好，好為你，少停就要進宮寮。東平千歲忙顧問，陪著笑，手扯王妃欠欠腰。

啊不肖兒有累得緊了，倒要這般起早。

藥湯服下算和平，發熱稍減覺得輕。只是全然無睡意，翻來復去聽敲更。王妃點首攢眉道：只是你，有事關心故不寧。

啊，芝田，你有什麼言語商量麼？可就說與為娘知道。

忠孝王爺答應然，母親寬坐聽兒言。少停進了昭陽院，卻須要，顧前後婉轉言。如若朝廷在那裡，且慢向，宮中姊姊訴情緣。參過駕，請聖安，跪在君王金面前。奏說一聲兒病重，實在是，病中難以畢姻緣。聖恩若肯寬欽限，再加個，一月之期三十天。容待少華痊愈了，那時候，親身謝罪奉皇宣。九重就不依娘說，還有同胞在旁邊。知弟病危求改限，定然竭力肯周全。俟其天子離宮去，母再把，就裡情由對姊言。

啊，母親呀！或者聖上不在宮中，那只消都向姊姊言明便了。

就懇同胞做主張，把這些，情形委宛達君王。須緩款，莫剛強，觸忤龍顏更費商。先轉懇，聖旨暫寬花燭限；再相求，天恩容試鄺明堂。那時或者朝廷允，得一個，事就功成好落場。如若用言而冒瀆，定還要，干連難免到昭陽。母親可對中宮說，這句話，要緊之詞不可忘。此外事情須叮囑，只須姊姊善裁量。王爺道罷其中故，太娘娘，點首連聲說正當。

話說太王妃應諾了忠孝王之言，又消停了片刻。那天已交辰刻了，就吩咐外廂看轎，自靈鳳宮一直出來。

忠孝王爺目送親，心中又喜又擔驚。連囑咐，復叮嚀，只叫同胞善奏君。尹氏太妃稱曉得，風飄環■出宮門。多嬌郡主蘇娘子，亂紛紛，送至銀鑾始轉身。伺候人員排雁翅，王妃就，鳳冠龍服坐朱輪。開執事，擺家丁，黃蓋升空浩浩行。真個是，拖街棍子嚇行人。於時離了王親府，威凜凜，直入豪華紫禁城。

話說太王妃坐輦入宮，辰未巳初已到朝門之外。一邊下朱輪步走，一邊叫內侍通知。卻值皇后娘娘梳妝才罷。

中宮只為有龍胎，故此遲遲始起來。天子宿於諸下院，娘娘是，孤身獨處正宮台。調飲食，慎胞胎，不出昭陽不下階。就便請安皇太后，也命那，貴妃代往問康哉。因而平日俱遲起，這一天，梳洗才完已巳牌。方在宮中吞早點，來了個，守門內侍跪塵埃。

啟娘娘聖駕得知：有王府中太妃候見。

皇后聞言大喜歡，喝聲好，就呼內侍快傳宣。太妃隨入昭陽殿，高舉鸞綉就叩參。座上娘娘忙立起，走下來，一邊拉住一邊言。

呀，母親來了，好好好。國禮休行，宮娥們看坐。

一聲傳出應忙忙，太王妃，謝罪完時坐在旁。國母娘娘籠翠袖，盤坐著，東邊八寶鬧龍床。含笑色，帶春光，不待問言就叫娘。

啊，母親，爹爹與胞弟平安麼？怎不帶節孝夫人來走走？

我在宮中正掛懷，不知道，家庭大小可康哉。欲思遣個宮官去，巧巧地，娘進昭陽院裡來。

咳，好極了，今日又見見慈容。

母親近況諒平安，但不知，胞弟婚姻是怎般？前次荊襄來者女，聞得說，龍圖不認故遲延。如今收在宮中內，我觀她，舉止端莊貌亦研。姿色未差劉郡主，那一派，幽間貞靜更堪憐。至於細細加盤問，她總說，並不虛充實在然。據我看來多半是，還只怕，龍圖忽略一時間。

啊，母親，我聞得雲貴地方尚未曾奏復，近來的信息如何？

我在深宮不得知，為懷胎，君妻分處已多時。日常見面無良久，朝廷亦，沒有心情道此詞。未識得些消息否，母親在外可先知？娘娘問到家庭事，太王妃，應答含糊亂了思。看看宮娥未敢露，觀觀內侍又挨遲。中宮一見心疑惑，欠身軀，連問娘親有甚私。

呀，母親，你有什麼密事，快快講來。這些宮娥內侍們，就像我兒女一般，不消得迴避。

太妃見說始寬心，坐近盤龍八寶床。不避宮官和采女，就把那，始終情節告娘娘。

話說太王妃見問，就把那忠孝王立心守義，未與劉郡主同房；鄺丞相中計行醫，已認孟夫人為母；怎樣上本陳情，君王偏護；怎樣當朝撕本，鄺相施威；更及雲南女子復冒麗君名，孟府夫人直言保和相，天子發雷霆，不容質證，賜婚娶假冒。欽限完姻；請明堂看病，試探情形，使蘇母出房相認小姐，一切前後的事情，細細告訴了一回。

方才立起吐哀腸，止不住，袖掩桃腮淚兩行。扯著中宮皇甫後，慘淒淒，一聲悲呼叫娘娘。

啊唷，娘娘呀，要你在內廷幫襯。

限期一月畢婚姻，那裙釵，又未知其假與真。天子聖宣違不得，你同胞，可憐愁苦病纏身。今朝我進昭陽殿，要娘娘，聖駕之前轉達聲。奏上少華多病重，求萬歲，再寬個月是天恩。君王若責違欽限，須得中宮說說情。

啊，娘娘呀，朝廷若然准奏，還得你幫助同胞。

保和丞相鄺明堂，他已是，看病之時認過娘。一上本章翻了臉，賴得個，乾乾淨淨好剛強。朝廷又且加隆寵，傳曉諭，不許人言是女郎。天子已經宣此旨，教你弟，如何再敢犯君王。因而雖則疑原聘，干礙著，聖上偏聽難以揚。今又感成憂鬱病，終日裡，夜燒不退瘦非常。若能娶得真原配，他自然，心內欣欣病亦康。只為朝廷先愛護，有謀難用計難商。如今拜懇中宮姊，要你念，手足之情做主張。

啊唷，中宮呀，你若念手足之情，可緩款地轉達天聽。

莫管明堂是與非，試他一試就知機。孟家小姐曾聞說，是一對，三寸金蓮尚欠些。怎樣竟將他灌醉，令一個，宮娥人等脫其靴。腳如大者應非實，足若纖時定不虛。鄺相果然真女子，那就是，娘娘弟媳必無疑。

啊，中宮呀，鄺相如果是個裙釵，那只求娘娘做主。

轉懇君王賜畢姻，完成了，奪袍射柳這樁因。不惟爾弟心銜結，就是我，父母之中也感恩。目下少華無別法，只有這，事情有就與難成。娘娘如若丟開了，忍得叫，皇甫門中絕了孫？萬拜托來千拜托，要中宮，回天大力早調停。

啊，娘娘呀，芝田說：若奏朝廷須要宛轉，免得觸怒了聖上，乃連累昭陽。